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  
第七卷 仗義施恩非望報 臨危獲救適相酬

日空今古，奮虬髯、真是英雄人物！急難心殷憐弱女，不愧朱家豪俠。怒氣衝冠，奸雙喪魄，魍魎登時滅。笑談歸去，照人肝膽如雪。羽書相約從軍，龍泉懸寶帶，掃清妖孽。密計無成，獄底陰霾日月。救出香閨，珠簾初識，認鬚眉巾幗。功銘竹鼎，至今遺事傳說。右調《念奴嬌》

古語云：「施德不望報。」蓋育望報之心，必沾焉先計其人之所以報我何如，而後結之以恩；受其患者，亦逆計其所以施德之意，原為圖報而設，則感之也亦不深。此所謂市交也，後來必至凶終隙末。欲銜恩於前，圖報於後，何可得哉？唯有慷慨丈夫，濟困扶危，視為分內之事，不伐其功，不矜其能，雖不望報，人則切切於心，必思有以報之。救人之難，人亦救其難；脫人於死，人亦脫其死，則救人不啻自救。世間大便宜事，莫過於此。

話說前朝萬曆年間，有一豪傑公子，姓曾，名英，字志遠。原籍四川人。父官河南副使，罷任後，以洛陽為天下之中，遂家於此。公子年甫十三，父母俱亡，三年孝滿，十七歲以祥符藉入泮。公子雖習儒業，然不屑拘文牽義，家業富有，慷慨有大志，人有緩急，求無不應。又生有神力，兩臂能舉千鈞，愛居城外莊子上，春夏讀書，秋冬射獵，思量練就一副出人頭地的本事，以為異日建功立業之地。性情落拓，常歎世無知己，每至歎噓泣下。年已二十，尚未有室。要曉得公子父親雖已去世，門第聲勢猶在，一時監司大吏，非其年親，即其故舊；又年少多才，凡富家貴室皆欲得之為婿。公子卻別有一種意思，凡有來議親者，一概謝絕。人問其故，公子笑道：「丈夫志在四方，大事正多，溫柔鄉何足貪戀？且古人三十有室，吾年僅弱冠，猶不為晚。」因此，說親者也就不來纏擾了。

一夜，公子燈下看書，時交二鼓前後，正欲上牀就睡，聞後面人聲沸亂。公子疑是家人失火，即忙開了房門，出來觀看。家人報導：「後面倉房內捉住一賊。」公子吩咐：「拿來見我。」便走至廳上來，見眾人綁縛一人，蜂擁而至。那人當廳跪下。公子問道：「你係何處人，敢來我家行竊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是貴州人，來此投親不遇，行囊罄盡，回去不得。昨晚見莊門尚開，故潛身入內，思欲偷些東西，以作路費，致被捉住。望相公開恩釋放！」公子道：「你偷過人家幾次了？」那人哭道：「才做一次，就被拿住了。」公子道：「我若送官究治，便害汝終身，永為賊犯。我今放汝回去，倘若仍舊做賊，重複做出來，犯法問罪，不是我白白放你了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如蒙釋放，以後便餓死道路，決不做賊。」公子道：「只怕餓不過，還要走這條路。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如今沿途乞食，掙得這性命回去，就感大恩不淺！」公子吩咐家人放了綁縛，取出十兩銀子，拿在手中，道：「我念你異鄉之人，給你十兩銀子，以作路費。今後學做好人，切不可再蹈前轍。」那人扒在地上，只管磕頭。公子道：「不必如此，只要學做好人，去罷。」命家人領他從後門送出。那人再欲叩謝，公子已轉身進內去了。

眾人問公子道：「捉住了賊，不把他送官懲治，已是從寬了，公子何又給他銀子？」公子道：「我見他衣服襤褸，面黃肌瘦，確係窮途流落之人，非積債做賊的，給他些路費，使他得到家鄉，復為良民，何處不是方便？古人云：『救人須救徹』，此之謂也。要知此人初次做賊，被爾等捉住，倘遇一好手段的賊人，大塊偷去，不過鳴官捉拿罷了。況此人初次犯法，若一送到官，便落了做賊的痕跡，他即有心改悔，衙門捕快日逐需索，必要逼他去偷竊。是此人終身為賊，不啻我教之使然，不如得放且放，使他做一好人，不好麼？」說了一回，眾人俱諾諾而退。

到了明日，公子因歸德太守生日，欲往拜壽，因囑家人道：「此去有幾日盤桓，你們在家，諸事小心，不可生事。」叮囑罷，帶了幾個家人，擔了禮物，竟自出門去了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歸德府寧陵縣積善村有一小民，姓陸，名必大。妻子張氏。夫妻兩口，只生一女。有田數十畝，自耕自種，閒時又做些小生意，頗可過得日子。女名金姐，雖是小戶人家，卻也情性幽閒，女工針指，一學便會。張氏見他生得好，又替他纏了一雙小腳。到十六歲上，竟長成一個出色女子了。平日在家，不過相幫母親做些生活，從未出門一步。

一日，有一鄰家女子燒香回來，笑嘻嘻的走來，說道：「前去裡許，有一尼庵，地極幽靜，房舍精潔，尼姑數眾，俱極和氣。庵中景致甚多，真是洞天福地，好頑耍的所在。大娘何不同了大姐也去走走？」說了一回，起身去了。金姐是孩子性情，便向母親道：「方才說的所在，想他們去得，我們也去得。母親可與爹爹說知，同去遊玩一番也好。」張氏道：「久聞有一三妙尼庵，離此不遠，庵中菩薩甚靈。揀一好日，買些香燭去燒燒香。你從未出門，借此散步散步，看看外邊景致，也是一舉兩得。」歇了一回，陸必大回來，其妻便說起到庵燒香。必大道：「燒香，人家常事，你母女同去走走便了。」只因必大於妻子言語本不敢違，又見女兒高興要去，不忍拂他的意思，故絕不攔阻。那知此一去竟生出事來了。

話說庵中共有四個尼姑，俱是不守清規的，專一走富家大戶，結識幾個大老官護法，身上穿綢著絹，收拾得房宇極其精雅。有一班少年浪蕩子弟常在庵中過宿，把一個修行佛地當作楚館秦樓，故佈施不求而至，絕不煩在外抄化。內中有一當家的，法號靜修，年紀不上三十，語言伶俐，舉止風騷，待人接客，尤極識機知趣。相與一個城中富戶，姓顧，名克昌，是一貪淫好色之人。家中有妻有妾，猶為未足，專在外邊做些穿花問柳的勾當。見靜修風流狂蕩，遂與結識往來，一月中倒有半月在庵過夜。克昌恃有家資，交結地棍豪霸，出入衙門，欺良壓善，以故在庵中往來自由，絕無人敢麻煩他。靜修亦知自己作事不端，左右鄰近將些小恩惠結識他，鄉里人是貪小的，所以人人道好，誰去說他不是？陸必大家雖相去不遠，因是本分人，不管閒事，故絕不知其所為。

是日，母女兩個絕早起來，打扮停當，回來燒香。一進庵門，尼姑慇懃相接。拜過菩薩，留進客座奉茶，引他各處遊玩。果然深廊曲室，潔淨清雅，堂中器皿物件擺設得齊齊整整，比自己家裡大不相同。母女稱贊不絕。

那知克昌是夜正在那裡過宿，鬧了一夜，方始起身，聞有女客燒香，遂來偷看。見前面一個中年婦人，不過村妝模樣，後面隨一十六七歲的女子，容顏姣好，體態溫柔，頓時神魂飄蕩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他下去，恐怕他撞見男子反要遮遮掩掩，遂躲入後面密室中，從壁縫中偷觀。尼姑知趣，即引他中間客坐內坐下，又將點心擺列。陸家母女愛他地方幽雅，又一眾尼姑俱是大娘長、大姐短，滿口奉承，好不快活，因而有說有笑，兩下十分親熱。金姐喜孜孜更露出一段丰韻。克昌在內看得親切有味，益發動火。自古云：「情人眼內出西施」。況金姐原有七八分顏色，教克昌那得不愛？坐了一回，送過香儀，起身告別。靜修留住奉齋。張氏道：「家中無人看客，回去了，改日再來相望罷。」一眾尼姑送出庵門而別。

克昌見了靜修，埋怨道：「何不再留坐坐？竟放他去了。」靜修道：「偷看了好一回，難道還看不像意？他不過一個人，難道是西洋寶貝，看不厭的？」克昌笑道：「真是一件寶貝，只是空看，徒然心癢。我要娶他作妾，你道他家肯麼？」靜修將手在克昌肩上打一下，道：「他是前村陸必大女兒，家私頗有，不少吃的，不少穿的，如何肯把女兒賣人為妾！也比得我們，由你擺弄。」克昌道：「你不要撚酸，慢慢的與你商量。比如他不肯作妾，竟取他做兩頭大，何如？」靜修道：「餓老鷹想吃天鵝肉，未知有福分消受沒有？」大家笑了一回。

克昌用過午飯，托言有事，起身進城。一路思想：「圖得此女到手，不枉人生一世！」打聽陸必大有一相好，住在城中，遂央他為媒，情願入贅為婿，將丈人丈母養老送終。其人去了一回，便來回復道：「我探過必大口氣，他要年紀相當，人才相配的才肯。否則任憑豪富，豈非所願。看來說也無益。」克昌想道：「他恃有飯吃，故不肯把女兒輕易許人。除非弄他窮苦起來，自肯賣女為妾。只是如何算計，方得他窮苦呢？」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忽想道：「官府徵收錢糧，定揀盈實人戶，點充櫃頭，若有缺少，著櫃頭賠補。充此役者，往往家破人亡。目今正值起徵時候，弄他承當此差，不怕他不上鉤了。」算計已定，遂袖了十兩銀

子，走到一相熟的李書辦家。見過了禮，寒溫了幾句，便問道：「李兄，今年櫃頭可曾點定麼？」李書辦道：「尚未點定。」克昌道：「這是要盈實人戶做的呀。吾來保舉一人，如何？」李書辦道：「只要有些油水，是極好的了。」克昌道：「積善鄉中陸必大，此人家中頗好，與小弟有些仇隙，意欲弄他充做櫃頭，破費他些銀子，以消吾氣。我兄亦可於中取利。若能為弟效力，先送白銀十兩。」遂向袖中取出銀子，放在桌上。李書辦見了銀子，如蒼蠅見血，好不歡喜，遂笑容可掬，連忙拱手道：「此事容易，只要弟在官府面前努一努嘴，包管就點定了。何勞老兄費心？」克昌道：「兄若不收，反見外小弟了。」李書辦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只得領情。三日內必有響報。」兩下拱手而別。

一日，陸必大正在家中閒坐，忽見兩個差人進門，問道：「尊駕就是陸必大麼？」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差人即在身上取出朱票一紙，送與他看。必大見票上點他充作櫃頭，便大驚道：「我是鄉下小戶，怎當此投！」差人道：「我們是奉官差遣。從來說，千差萬差，來人不差。你有說話，自去官府面前分理。」必大即忙留飯，臨起身又送一東道，約他明日縣前相會。差人去了。必大進來對妻子道：「怎麼處？點做櫃頭，要賠補銀子的，教我如何賠得起？」妻女聞之，十分著急，啼啼哭哭，一夜不能合眼。

明早起來，只得硬著頭皮來到縣前。正值知縣坐堂，差人事了，即帶進回話。知縣道：「本縣點你做櫃頭，也不難為你，須要小心辦事。」必大道：「小的是無知鄉愚，不會書算，恐怕誤了公事，求老爺另點一人罷。」知縣把案桌一拍，道：「人人像你推法，竟無人做櫃頭了！況本縣諸事專靠李書辦料理，他保舉的人，諒必不錯。」叫原差：「押他速寫認狀，如違重責！」嚇得必大頓口無言，只得寫了認狀，以免目前受責。厚差呈過認狀，即對必大道：「三日之後就要起徵，你須作速打點，住在城中，才好辦事。」必大道聲：「承教」，忙即回家取了鋪蓋，帶些銀兩，就在縣前飯店住宿。

要知櫃頭是最難做的，明白練達的人，尚且被人哄騙，何況必大是鄉里老實人，銀色戰頭一些也不曉得，銀錢出入，任人作弄，到得結總之時，竟虧了八百餘兩，都是要他賠的。須知必大家私連田產房屋不滿乾金，那有現銀補墊？只得棄賣田產，將家中所有，盡行變價完納，力盡筋疲，正數尚少百金。始初止限催交，過了幾限，將他收禁追比。只得寄信妻子，將房屋變賣，一時又無售主，母女在家，惟有終日啼哭。可憐好好一個飽暖人家，被奸人暗算，弄得瓦解冰消！

一日，張氏正苦丈夫在監，與女兒相對愁悶，只見尼姑靜修走進門來，即起身相接。靜修道：「我從城中回來，聞得府上有奉官追比之項，放心不下，特來望望大娘、大姐。」張氏道聲「多謝」，又將丈夫做櫃頭虧空，收禁追比，現在要賣房屋，又無售主，細細說了一遍，不覺流下淚來。靜修道：「大娘不必著急，我庵中觀音菩薩最是救苦救難的，大娘明日同大姐到來，在佛前虔心禱告，保佑官人平安無事。還有一句話，大娘若要賣房，卻好城中有一大鄉宦，要在此處買所在房收租，我通一信去，明日即有回音，你母女到庵拜佛，正好等他回信，豈非一舉兩便？」張氏道：「既如此，我母女明日准來。但師太切勿要破費。」靜修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有何破費？只要大娘不見外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假作嗟歎而去。那知張氏母女此番到庵，正是雀入羅中，魚投網內！未知能跳得出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二

世間最惡是優尼，貪利貪淫任意為。

若要門庭增吉慶，莫教若輩到香閨。

話說張氏聽信尼姑之言，明早起身梳洗，買好香燭，鎖了門戶，即同金姐到庵。尼姑接過，先到佛堂將香燭點好，叫他母女跪在蒲團默默禱告，以求庇佑。拜祝過了，靜修邀進客堂，告訴張氏道：「賣房之說，今早已遣人進城通信，下午必有人來。這一家本是一個大護法，平日深信小尼說話，待我從中說合，沒有不成交的。且請寬懷少坐。」張氏聽見房有受主，可以救出丈夫，愁必寬了一半，搬出飯來，母女絕不推辭。早飯已過，又送一盤香茶出來。靜修對一小尼道：「我陪大娘在此說話，你同大姐到各處散步一回，解解愁悶。」小尼對金姐道：「到我房內去坐坐，如何？」

兩人攜手而行。走過兩進房子，小尼把側門推進，又是絕妙一間精室。上面掛著一幅古畫，幾上香爐內焚著一爐好香，瓶內插一枝時新花，中間四仙桌一張，四把交椅，左首設一小榻，榻上棉繡靠枕，件件精雅；庭前又種些花草。金姐道：「此處我未經到過，真是神仙所在！」小尼道：「你在此少坐，我去取杯茶來你吃。」

小尼走出，把門反帶上。金姐全不為意，走向榻上坐下。只見右邊呀的一聲，推開小門一扇，踱出一個男子來。金姐驚惶欲避，那男子笑嘻嘻作揖道：「聞你父親虧空官錢，監禁在獄，我特送銀子在此。只要你我成就好事，包管救你父親出監。」金姐也不去聽他言語，見他只管近身，便喊哭起來，高叫：「娘親快來！」那人道：「你便喊破喉嚨，也無人聽見。今日相遇，真是天緣，勸你從了我罷。」就上前摟抱。金姐雙手推開，益發大聲喊哭，連叫「救命」不絕。

張氏正與靜修坐著閒談，忽聞隱隱哭聲，便問：「何處哭聲？」靜修道：「此是牆外人家女子啼哭，大娘不必管他。」側耳細聽，倒像女兒聲音，道聲「詫異」，便往內走。一眾尼姑俱來攔住。靜修道：「且與你細說，不必進去。」張氏更爾疑心，急忙要走。眾尼姑拖住不放，一時發極了，亦喊叫起來。

一邊在內哭，一邊在外喊，雖屋宇深遠，難道左右前後竟沒一人聽見的？要知庵鄰不多幾家，靜修平日皆是買服不開口的，絕不來管庵中閒事，故克昌亦放膽用強，算計私下先與苟合，將來不怕不是他的人。可憐母女叫天不應，入地無門。正在難離難分之際，平地忽如霹靂一聲，山門外走進一人，高聲大喝。你道來者何人，就是祥符曾公子，從歸德府拜壽回來，路經此處，坐在馬上，忽然口渴，隱隱望見側路裡有庵院一所，因對從人道：「天色尚早，我們到庵中討杯茶吃。」把馬一帶，竟從側路走來。及到庵前，聽見裡邊有女子哭聲，大呼「救命」，便知內有蹊蹺作怪的事，即忙下馬，把門推了兩推，推不開，遂一腳踢進，用得力猛，兩扇山門都倒在一邊，故震地的響。

公子走進佛堂，見一眾尼姑拖住一婦人不放，婦人在那裡亂喊亂叫，便喝道：「你們何故如此行為？」眾尼見一帶巾人進來，背後四五人跟隨，吃了一驚，大家放手走開。那婦人跪下道：「尚有女兒關在後邊，望相公救救！」公子一聽，果然後面尚有哭聲，一直走到哭聲所在，門卻反鎖的，將鎖打落，一腳踢門進去，見一女子蓬頭散髮，哭倒地上，傍邊立一男子。那人見勢頭來得凶，嚇呆了，躲避不及。公子遂上前一手擒住。隨後張氏進來，抱起女兒大哭。那人跪下求饒。公子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青天白日，乾此沒王法的事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顧克昌，陸家約我買他房子，所以來的。不合一時高興，與他說幾句閒話，他就啼哭起來，並沒有幹什麼事，願求饒放。」公子吩咐從人將克昌綁縛。問知女子尚未受污，因對張氏道：「你們且住悲哀，將你母女如何被他騙至庵中，細與我說。」張氏道：「我丈夫叫陸必大，為因短少錢糧，收禁在獄，欲賣房子完納。尼姑說現有受主，被他哄騙到此。豈知藏人在內，竟要強姦我女。」公子聽了，大怒道：「速去告官，我替你伸冤便了。」一齊走出佛堂。

鄰舍人家始而不管閒帳，以後聽見鬧得不是路了，多進來探信。公子見有人進來，問道：「眾位中有認得陸必大家的麼？」有的道：「認得。」公子道：「就煩你去叫陸必大家親鄰來。」又叫家人將一眾尼姑盡行縛住。不上一刻，積善鄉中來了數人，聞知此事，皆憤憤不平，將克昌、尼姑痛罵。公子道：「此處地方何在？」內中一人道：「小的就是。」公子道：「既是地方，我將人犯交付與你，作速解縣。」又對張氏道：「你母女也到縣前，待我告訴縣官，叫他就審便了。」公子上馬先行，留一家人在後押著。眾人問家人道：「你主兒是何等樣人？」家人道：「我主人是祥符曾公子，歸德府太爺的年姪，方才拜壽回來，聽見哭喊，故來相救。俺家公子專打抱不平，極肯替人出力。你們不要把人犯放鬆了，自己討苦吃！」內中有曉得公子名望的，便拍手道：「好！好！此番遇著這位豪傑，淫尼惡棍，決不輕饒的了！」

張氏、金姐僱了一輛小車，地方眾人押著克昌、尼姑，一齊到縣裡來。公子一到縣前，投貼進去。縣官在府尊壽筵上與公子會

過的，一見名貼，忙傳請。分賓坐定，公子便將克昌與尼姑設計奸騙，及自己如何相救，一一說了。縣官聽了，大怒道：「奸尼惡棍，如此不法，剝即時重處便了。」公子辭出。張氏隨後喊稟。地鄰人等將各犯解到。此時鬧動了寧陵縣。合縣的人都來看新聞，擁擠不開，且不必表。

單說縣官坐堂，一眾人犯齊跪堂下，先喚張氏上去問話。張氏將丈夫收在獄中，欲賣房子完公，尼姑靜修如何騙我到庵，如何留我在外，如何騙我女兒進去，如何藏人在內欲行強姦，女兒喊救，我正欲進去救他，眾尼又如何將我拖住不放，虧得公子到來，救出女兒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再問靜修口供。靜修一味支吾，全不吐實。縣官大怒，喝聲道：「拶！」左右將拶子套上，緊緊收起。要知這靜修是受用慣的，那裡受得起痛苦？痛得殺豬一般的叫，光頭上汗出如雨，下面小便都流出來了。只得喊道：「願招！願招！」前將與克昌如何要娶金姐，如何設計，如何教我哄騙他來，如何閉門圖奸，始末根自，一五一十盡行招出來。縣官又問：「你們眾尼定與克昌有奸的了？」答道：「無有。」縣官吩咐再收。靜修著了急，忙說：「有的，有的，實實往來日久的了。」

縣官見尼姑多已招認，吩咐放拶。遂叫顧克昌上去，縣官怒喝道：「你這該死的奴才，清平世界，如此橫行，真是無法無天！本縣今日先賞你一夾棍！」吩咐：「夾起來！」衙役投入等平日雖與克昌相熟，見官府發怒，便也不敢用情，只得拖翻在地，套上夾棍。上邊又喝道：「收！」隨即緊緊收足。克昌一浮浪子弟，從未吃虧的，今受此刑極，魂飛天外，漸漸死去了。皂役以冷水噴醒。知縣問道：「設計用強，你有何辯？」克昌道：「小的不敢辯。但一時調戲，實未壞他身子，求老爺饒命！」縣官道：「雖未成奸，用強是實！」命收禁議罪。尼姑四眾俱發二門外重責四十，斷令還俗。

此時看的人山人海，擁塞不開。金姐跪在母后。縣官絕不問他長短，叫張氏領回家去。張氏又求釋放丈夫，變產完納。縣官道：「這個不能，交清銀兩，才得釋放。」張氏只得退出。縣官將克昌照地棍例，問了邊地充軍，這是後話。

且表母女來到監中看望必大，將從前原委細細述了一遍，相向大哭。必大道：「你們性命全虧曾公子相救，我不能去拜謝他，你母女二人須先去拜謝才是。」母女因即出監，央一係鄰陪了，來到公子寓所。公子一見，便問道：「你丈夫曾出監麼？」張氏下淚道：「官府說，必待交清銀兩，然後肯放。」公子歎道：「弄得人家私蕩盡，還要如此執法！」因問：「尚欠多少？」張氏道：「百有餘金。」公子即命家人取出三封銀子，付與張氏，道：「每封五十，共一百五十兩，料理官事，餘的拿去用度。」張氏道：「丈夫叫來叩謝大恩，如何又叨厚惠？」公子道：「不必推辭，作速去罷。」張氏此時好似跌在深淵裡，從空中伸下手來把他撈起的一般，連忙跪下叩了無數頭。那知公子早抽身走開了。

要知公子為何不回莊上去呢？因見陸必大事情未曾完結，放心不下，所以在城借寓等候，直等打發他母女去了，隨即起程回莊上去了。張氏有瞭解子，即來縣裡交清虧項，陸必大立時出禁。斯時，合縣傳說，無不稱美公子義氣。陸必大一出禁來，即奔到公子寓所來謝，那知公子去已久了，大哭而返。

再說公子回至家中，絕不把此事提起，不是讀書做詩，就是馳馬射箭，常思尋一機會乾些功業。忽一日，有一軍官來到門前，問門上道：「這裡可是曾公子府上麼？」門上應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是貴州巡撫王大老爺差來的，有書在此，要見公子。」門上人進內稟知，公子即請相見。那人走至廳上，見了公子，忙跪下去。公子扶住道：「你是王老伯差來的，如何行此大禮？請坐了，好說話。」那人推遜一回，然後坐下，忙向身邊取書呈上。公子拆開看時，向來人道：「且到明日商議，同行便了。」

要知王巡撫為何來請曾公子呢？王公名三善，是公子父親結盟弟兄，又做過同寅，誼同骨肉，素愛公子文武皆能，是有用之才，平時常切思念，今日貴州荒亂，朝廷命為巡撫，正是用人之際，故特遣人來請，一則為自己幫手，二則使公子建些功業，博一出身。此信正合著公子心事。到了明日，遂將一應家計托一心腹人掌管，自己帶了銀兩及四個家人，同來人一齊起身。

行了四十多日，已到貴州省城。王巡撫一聞公子到來，連忙接進書房，接風款待。夜間即在此處歇宿，以便商量機密。又見公子才大心細，凡一應軍機重務，無不與公子參酌籌畫，皆極精當。

一日，王巡撫大操人馬，命公子同到教場操練軍士，笑問曾公子道：「賢姪武藝一定精妙的了？」公子道：「略知一二，還望老伯指教。」王公道：「正要請教。」公子飛身上馬，往來馳驟，矢無虛發。又舞弄大刀，左右盤旋，兩邊看的，但見刀光一片，將人馬罩住，眼多花了，無不個個喝采。王巡撫大喜回衙，問公子道：「你看人馬何如？」公子道：「軍陣雖整，操練未熟，古人云：兵不在多而在精。不若挑選精銳，另成一隊，日夕訓練，厚其賞給，與同甘苦，臨陣之際，自能奮勇爭先，一以當百，庶幾戰無不捷。」王巡撫深服其論，便道：「欲屈公子為監紀之職，現有空頭札付在此，填上公子名字，方可號令三軍。」公子道：「既承相委，敢不效力？」

明日，王巡撫送過札付，曉示三軍，任憑監紀挑選。公於遂出號令，軍士中有能箭逾百步，力舉五百斤者，方為中式。挑了十日，中式者止有三百人。公子日市牛酒犒賞，親自教習武藝，均勞分逸，人人悅服，不上數月，盡成虎卒。一有寇至，公子身冒矢石，率了三百雄兵，衝鋒陷陣，無不摧敗，積寇巨盜，馬到擒來。賊人呼之為「曾家軍」。一聞曾家軍來，皆遁逃不暇。王巡撫將公子功績奏聞朝廷，升授副總兵之職。雖係武職功名，也算一朝際遇，不負平生志氣了。但禍福無常，升沉不測。未識公子日後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三

虛心納諫最為先，何況馳驅軍陣邊？

堪笑書生無遠見，遂令馬革裹屍旋。

話說貴州地方苗蠻錯處，沿邊一帶皆是苗洞，洞主號曰「土司」，一方生殺，皆出其手，亦受巡撫節制。當日有一洞主，姓安，名邦彥，性情反覆，驕悍異常，恃其地險兵強，不遵王化，屢次侵擾內地，殺害人民。王巡撫到任後，即欲起兵進剿，只因手下缺少良將，故爾隱忍不發。今得公子為將，所向無敵，軍威大振，遂決意徵討。一面拜本進京，一面命將出師，點公子為前鋒，領步卒三乾，先行殺進，自主中軍，在後接應。

前鋒進入苗界，諸苗望風披靡，勢如破竹。看看離洞不遠，有軍士來報：「前面一口險狹，有苗兵守把。」公子見天色已晚，吩咐安營，明日進兵。見旁有一山，山上亂石甚多，便命移營山上，軍士不許安睡，多拾石塊堆在身旁，及肩為止；如有寇來，即將石塊打下。放槍射箭，一概不用。

且說洞主安邦彥知有官兵殺入，聚集苗兵，先於險要處把守待敵。聞官兵近在十里外安營，便傳令二鼓起馬，先去劫營，殺他罄盡，帶領數千兵卒，乘黑殺來。見官兵紮營一上，亦即上山劫營。公子一見兵到，出令賊近十步，始將石塊打下。苗兵蜂擁上來，只見石塊如雨點一般打下，盡皆著傷，不能前進。連上數次，反打死無數苗兵。

天色將明，山上一聲炮響，衝下一隊人馬，人人奮勇，個人爭強，槍箭齊發。因夜裡盡用石塊拒敵，火器弓矢俱足，盡力施放。苗兵如何抵擋，大敗而逃。公子率領三百親兵緊緊追趕，殺進隘口。把守的苗兵，殺得死的死，逃的逃。邦彥領了敗殘人馬進歸洞內，堅閉不出。公子一面報捷中軍，一面紮營洞中，等待後隊以來，一同攻擊。

王巡撫知前軍已獲大勝，便率大軍一齊趕到，將他洞門圍住，日夜攻打。邦彥見官兵勢大，料難拒守，從後路逃往別洞請救。公子見洞中有變，乘勢攻入。自古「蛇無頭而不行」，所存苗兵，皆跪地乞降。王巡撫即紮營洞內，號召各洞土司，如有不到，即移兵進剿。諸土司盡皆畏服，相率而來，願各效順。

公子向王巡撫道：「首逆已逃，諸苗降伏，不如將邦彥土地分給各土司管轄，各土司利其土地，必協力擒拿，則邦彥之首，不日可致麾下。我們全師而還，最為上首。不然，事久生變，難保長勝。」王巡撫道：「苗亦倔強已久，乘此兵威，正好懾服。吾意

欲將所得地方，收入版圖，據其險要，設官彈壓，永除邊境之害。況邦彥未獲，必捉住明正典刑，方顯國威。」公子道：「此計若行，恐各洞疑懼，皆有變心。一有變心，必至各路抄絕，吾軍深入重地，便進退兩難了。」王巡撫全不以公子之言為然。

隔了數日，諸苗見大軍不遇，盡懷異志，只道巡撫俱要奪他土地，後再傳喚，竟無一洞到來。斯時，王巡撫亦覺苗心有變，依了公子說話，傳令班師，將中軍改作前隊，命公子押後，陸續退出苗疆。那知安邦彥逃到生苗洞中，誑稱洞內貨寶無算，盡被官兵據有，願得起兵相救，殺退官兵，土地之外，子女玉帛盡送洞主受用。苗人是最貪利的，一聞此言，欣然相許，便起兵數千，同了邦彥餘眾，一齊殺來。又打聽諸洞各懷疑懼，勒兵自守，遂暗暗遣人要結，令各路起兵截殺。諸苗皆受其命，見大兵已經起行，竟從別路抄來。

再說王巡撫雖已退師，尚未曉得邦彥復來，諸苗從逆，一路紮寨安營，絕不提防有變。其夜，正交二鼓，軍士皆已鼾睡，忽聞營外齊聲吶喊，急忙起身，帶著帳前親軍，出營看視。只見無數苗兵殺入營門，眾軍從睡夢中驚醒，頭頂上擲去了三魂，腳底下溜掉了七魄，被苗兵砍瓜切菜一般，束手就死。巡撫率領親軍迎敵，怎奈苗兵一擁而來，隨身軍士看看殺盡，滿目盡是刀槍，脫身無路，歎道：「悔不聽曾公子之言！」遂以刀自刎而死。

且表公子後隊人馬尚隔數里，聞前面喊殺連天，知是大軍被劫，忙即率眾來救。忽有數殘軍卒，飛奔逃來報導：「主將陣亡，全軍盡沒！」公子大驚，兵心亦慌亂起來，方傳令無動，而苗兵已殺到面前。奮死迎戰，雖殺了苗兵數百，其如越殺越多，四面受敵，三千步卒死亡略盡，只有三百親軍，隨著公子，左衝右突，苗兵圍住不放，殺到天明，皆身受重傷。苗兵知是官兵精銳，各操強弓毒弩，遠遠身來，箭如飛蝗，著者輒倒。公子拼命奪路而走，那知坐的馬中箭倒地，被苗兵搶上擒住，囚入後營。正是：

龍離大水遭蝦戲，虎落深潭被犬欺。

惟有束手待死而已。忽見一苗兵走來，把他上下一相，悄悄問道：「你是祥符曾公子麼？」公於應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走開，晚上搬些酒肉來，對眾苗兵道：「主帥已追殺前去，留我們在此監押，這班人不怕他走上天去，今晚落得受用。」遂歡呼暢飲，個個吃得大醉如泥。那人便解公子綁縛，拖了便走。走出營門，到一山徑僻處，將腰刀一把，乾糧一包，贈與公子道：「此是一條小路，兩晝夜可達中土，公子就得生了。」公子問其姓名，那人道：「公子還記得在莊上所獲賊人麼？我即是也。蒙贈盤費回家，即投入苗洞。今日擒住公子者，就是我洞苗兵。天幸遇著，故來相救，以報大恩。如今不要擔擱，作速去罷。」

公子正在慌急之際，不及致謝，拔步便走，那裡管一路崎嶇。走到天明，腹中飢餓，便坐在地上，解看乾糧，是一方牛肉，用月切開，吃了一飽，往前再走。雖逢幾處險惡所在，卻無一個苗兵攔阻。又走一程，道路漸漸平坦，望見人家房屋，知是中土地界了。斯時，沿邊的人民正慮苗兵殺來，驚惶無定，一見公子模樣，知是苗洞中逃出來的，爭來相問。公子備訴情由，曉得是一位官府，連忙備飯相留。公子問：「此處到省城尚有多少遠？」有的道：「從小路抄去要近百里，待我們備了牲口送去便了。」

又行一日，看看到了省城，留守官員知巡撫陣亡，大軍不返，盡點百姓上城守護，城門緊閉不開，見公子逃歸，便即放入。公子對眾官大哭，自言喪師辱國，死有餘辜。有的道：「將軍莫哀，今日孤城，還仗協力同守。」公子到巡撫衙中，安慰他家眷屬一番，依舊上城把守。因公子城名素著，今得逃歸，各官倚為長城，人心恃以少安。又幸苗兵只在沿邊殺掠，不敢深入，故省城得全。

公子想起前日無意中救了一人，今日亦在無意中得此人之助力，脫此大難，豈非奇事？但未知喪師之罪，朝廷作何處分，終日擔著憂懷。不上半月，忽報新巡撫走馬到任。公於隨眾出接，投過手本，即傳進見。公子同了眾官，庭參已畢，巡撫便問那個是曾英。公子稟道：「卑職是曾英。」巡撫道：「你曉得朝廷有旨麼？」公子聽見有旨，便雙膝跪下。巡撫道：「旨意道來，王巡撫死於王事，贈爵賜諡。你們敗逃軍將，失於救護，拿解來京，發三法司勘問定罪。」又向公子道：「我亦知你是一員能將，但聖旨嚴緊，誰敢保留？」隨即除去冠帶，上了刑具，差官解進京去。有同寅相好的，各湊盤費相送，叮嚀解官小心看視。

公子將隨身人役盡行打發，單留四個家人跟隨進京。曉行夜宿，一路無話。到了京都，收入刑部牢中，三法司會審，獄中提出公子，當堂勘問，自書供狀。公子囚首階下，將致敗緣由，及身在後隊，不及救護，以致被執，乘間脫逃等情，一一寫出呈上。三法司道：「你是前鋒，失護主將，被執脫逃，這罪已極大了。」吩咐監候，請旨定奪。

要曉得明朝法律最重失機，凡失機者無不立決。況公子孤身無援，焉得不問成大罪？此時坐在天牢，唯有引頸待刃。四個家人亦料主人不日就戮，大家哭泣不已。忽一日，獄官笑嘻嘻走來道：「曾老爺，你可幸無事了！兵部侍郎陳大人出了一本，說你人才有用，可圖後效。聖上准了，有旨免死，發往軍前效力贖罪。」公子道：「垂死之人，那得邀此天恩？」正在半信不信，只見刑部傳票到來，著即出禁。此時公子喜出望外，正如鬼門關上推轉來的一般，遂別了獄官，走出天牢，別尋寓所安歇。家人們亦快活不了。

公子但想：「陳侍郎素未相識，何以出本救我？」遂內稟貼，跪門相謝。侍郎傳見。公子走近堂下，望見侍郎，忙向階前叩謝救命之恩。侍郎道：「請起相見。老夫為國用才，並非施恩足下。施恩足下者，是新科翰林金良，你去謝他才是。」

公於唯唯辭出，又想：「金翰林亦未識面，為何救我？」心上茫然不解，即備名貼，竟往金翰林家來。翰林一見名貼，立即請會。兩下見禮，分賓坐定。公子啟口道：「方才去謝陳大人，他說曾英性命全虧老先生救拔，故來相謝。」說罷，便欲跪下。翰林以手相扶道：「你的性命另有人救的，弟不敢受謝。也不是這個人救的，卻是吾兄自己救的。」公子聽了，益發茫然，打一恭道：「求老先生明示。」金翰林道：「少頃便知。」留入書房，設酒相持。酒至數杯，翰林問起出兵始末。公子一一細說。翰林道：「這是天心愛才，朝廷洪福，不忍埋沒英雄，故到處逢凶化吉。」

兩下正說得高興，家童報導：「夫人出來。」只見一簇女人，擁出一位棉妝花簇的夫人來。公子正欲起避，那夫人即雙膝跪下道：「恩人請上，待妾拜謝。」公於迴避不及，只得也跪下去。翰林雙手來扶。公子伏地不起，等待夫人拜完，轉身進內，才立起身來。便問翰林道：「這位夫人是老先生何等宅眷，前來行此大禮？」翰林道：「難道不認得了麼？此即尼庵被難之陸氏女兒也。賴兄保全，又救他父親出獄，一家戴德。弟昔未第時，流寓寧陵，目前妻亡過，娶她為室，日夜向弟稱誦大德。弟慕兄義氣久矣。今聞陷罪在獄，賤荆寢食不安。弟係新進書生，朝廷大事，不敢開口，只得轉懇敝老師，出本保奏，幸邀聖恩恕免。此皆吾兄盛德所致。今日賤荆自宜當面拜謝。若非吾兄仗義於前，安得獲報於今？弟故說該謝自己。」說罷，拍手大笑。公子才得明白，連稱「惶愧」不已。

翰林又對公子道：「弟與兄雖係初次相逢，卻是神交已久，願為異姓兄弟，未知兄肯俯允否？」公子道：「既承不棄，敢不如命？」便設香案，向天同拜。序過年齒，翰林長公子三歲，為兄，公子為弟。夫人在內聞之，亦喜。公子道：「既為兄弟，便如骨肉，願請嫂嫂拜見。」翰林邀入內堂，與夫人序叔嫂之禮。公子又謝救拔之恩。翰林道：「彼此施恩，扯直罷了。」三人皆笑。重至書房，兩人開懷暢飲，直至更闌方散。

隔了數日，兵部札付下來，令往貴州效力。公子不敢久留，翰林夫婦又相厚贈，把酒送行，灑淚而別。公子到了貴州，效力幾年，奉旨復職。直到三十歲上，始娶夫人，果如前說。其後剿除苗寇，屢立大功，升至都督同知之職，衣錦歸里。生二子，崇禎朝俱成進士。

看此書者，即不能如公子天生豪傑，亦學他做些仗義濟人的事，日後定必獲報，所謂「近在於身遠子孫」也。